

编者按:漫漫求学历,他们不忘初心坚定前行;走出“象牙塔”,他们济世救人勇挑重任。8月19日是第五届中国医师节,对于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代医师,“我的第一个医师节”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天,我们走近三位新入职医师,他们有的立志攀登科研高峰,有的选择在山区海岛发光发热,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心声。

## 舟山医院神经内科医生江秉泽: “当医生就像打篮球”

本报记者 何伊妮 通讯员 高榕骏 叶青盛

“其实,当医生就跟打篮球一样,一上场就得时刻在线!”

1994年出生的江秉泽,是舟山医院神经内科医生。

当记者见到江秉泽时,他身着白大褂,正专注地翻开记事簿,一条条核对当日工作事项的完成情况,严肃而认真;而换上篮球服后,身材高大的他又在球场上肆意驰骋,跟校园里的年轻人别无二样。

江秉泽是土生土长的舟山普陀人。他的老家在虾峙岛,是一座原生态海岛,位于舟山群岛的南部,因形似浮于海上的大虾而得名。

潮起潮落,江秉泽从小便迎着海风赶海,枕着涛声入眠,直到高中才搬离。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以前海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相对较弱。“印象中,岛上的卫生院只能满足岛内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江秉泽回忆说:“为了看病,我们会乘船到主城区,一坐就得一个多小时。到了还得找亲戚投靠或者住宾馆过夜,需要耗费相当高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江秉泽告诉记者,他从小就目睹过、亲历过海岛居民看病难,加之受从事医护工作的亲戚影响,心中便有了学医的想法:如果自己成为一名医生,也许有朝一日可以为岛上的百姓提供更多的帮助。

2013年,江秉泽高考第一志愿填报了浙江中医药大学,最终被临床医学专业录取。“被录取后,从医的姑姑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努力走下去,她还送了几本医学教科书让我提前预习。”

本硕博学习过程中,江秉泽发现,临床医学是一门庞大而系统的科学,除了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必须具备丰富的临床实践能力。这背后,需要超出常人的付出和强大的心理素质以及健康的体魄。

江秉泽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在学习上,夜以继日地轮转于科室和图书馆之间。仅有的业余时间,他培养了自己打篮球的爱好。问起打篮球和当医生有什么关系,他脱口而出:“医生从白天忙到

黑夜,超负荷运转,首先要身体棒。”这也成了他参加工作后解压和保持身体状态的法宝。

长时间在外求学的江秉泽,始终关注着家乡的发展。他发现舟山老龄化程度较高,意味着脑卒中等神经系统疾病发病率逐渐增高。“在神经内科疾病谱中,排名第一的就是脑血管病,这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寿命的常见疾病,发病率最高、死亡率最高,还具有高复发率、高致残率的特点。”深受触动的江秉泽,选择了神经内科继续深造。

江秉泽依稀记得规培期间第一次独自值守夜班的情形。当晚收了一位耳石症患者,江秉泽刚开口询问病情,没想到对方“哇”地一下吐了他一身。“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明明之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当时就跟电脑宕机一样。”江秉泽说,还好带教老师及时出现,安抚了患者并给出了治疗方案。

“这虽然不是什么复杂的病,但让我印象深刻。”江秉泽又拿打篮球做比较说:“上了球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快速处理。”

2022年3月,江秉泽放弃在外工作的机会回到舟山。问及原因,江秉泽掏出手机给记者看他的微信签名——我是一条来自舟山的野生小黄鱼。“我从高中时就这么设置签名了,在舟山工作能给我很强的归属感,可谓如鱼得水。”除了病房,江秉泽还要应对门诊、值班、科研等工作。他打趣说,看门诊就像抽盲盒,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患者是着急寻求帮助,还是心存疑问、怀有不满;而值班完全是接听热线电话,一晚上光接电话就不下二十次,感觉自己快有了“创伤后应激反应”。这样的工作强度下,他回舟山工作才5个月就瘦了10多斤。

但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来我们科室的患者经常躺着进来,走着出去,看到他们病情有好转,这让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值得。”

时间就是生命,对于神经内科来说,更是如此,江秉泽觉得自己时时刻刻

刻在与时间赛跑,和血栓“较劲”。而对复杂病情的处理也像打球一样,要和队友们一起突破一道道防线,然后在扑朔迷离的病情中为患者寻找最优治疗方案。

前不久,江秉泽的科室里收了一位89岁高龄的男性患者。这位患者右侧肢体突发无力,送进医院已经昏迷了4个小时,情况十分危急。在神经介入治疗过程中,主刀医生发现老人人体血管扭曲明显,导管无法顺利到位。“我们经过多方研究讨论再次确定方案,并与家属沟通询问手术意愿,手术完成时已经到了凌晨。”但那一刻,脱下20多斤的铅衣回到办公室的江秉泽却格外清醒,“曾经觉得自己一个人能成事,但事实上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每个环节都很关键,每个岗位都有意义,要相信团队的力量。”

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海岛医疗工作者特殊的使命感。江秉泽觉得很幸运,找到了并肩作战的战友。“这里的医护人员都很拼,也很愿意指导新人。大家始终铆足劲头、努力赶超,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目标,为患者解除病痛,让海岛医疗水平更快地提升。”

当然,江秉泽偶尔也会感到困惑。遇到质疑声时,如何变得更冷静?跟患者家属沟通时,如何既专业又通俗?面临“医而无效”的情况,还能够做些什么?……这些都是他思考的问题。

这时候的他,依然选择用一场篮球放松自己,重新梳理。“有一项爱好挺好的,这样可以让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中保持激情。作为90后,我的从医之路才刚刚起步!”



↑ 江秉泽



↑ 张斌



## 浙大邵逸夫医院普外科医生张斌: “做第一台手术 比想象中淡定”

本报记者 郑文

一离开病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普外科住院医师张斌的手机就少有安静的时刻。

身形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黑白条纹衬衫外面套着白大褂,胸前的口袋里还插着几支签字笔——在医院咖啡馆,记者见到了刚查完房的张斌。看到超过约定时间的记者匆匆赶来,他一边说“不着急”,一边贴心地递上一杯冰咖啡。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还没聊十分钟,张斌就连着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同事询问他一位患者的术后指标情况,判断是否达到出院标准;一个是叮嘱他为患者换药。

31岁,宁波人,医学博士,张斌是今年浙大邵逸夫医院新入职员工中的一员。不过,这里对他来说并不陌生,硕博期间他在邵逸夫医院培训了7年,今年8月“转正”,正式开启普外科医生的生涯。

为什么伤口会愈合?为什么心脏会搏动?张斌从小就对奇妙又精细的人体充满好奇,渴望探寻其中的秘密。儿时,他经常生病,多次半夜被父母送到医院急诊,随着身体慢慢恢复健康,他觉得白衣天使“很厉害”,心里暗暗埋下了学医的种子。

“如果可以保障家人朋友的健康,也能让更多的患者受益,那肯定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高考填报志愿时,他毅然在所有志愿选项中都填报了医学专业。2010年,他考入温州医科大学,开启追梦之旅。都说学医苦,到底有多苦?“我大学5年读过的书叠起来,超过2米高。”张斌说,上学时自己就是个“书呆子”,除了要学习各种学科知识,还要定期更新知识体系,完成各种考核。

学医,非常“熬人”。“5年本科、3年硕士、4年博士,一共12年时间,我才有幸成为一名医生,坐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他调侃道,眼神中却透着坚定。

每位医学生正式参加工作后都要从住院医师做起,查房、处理医嘱、办理出院、换药拔管、与患者谈话、手术……工作忙碌而琐碎,张斌几乎没有准点下过班,有时还会加班至凌晨。好多次前脚刚跨进家门,又被电话叫回医院。为了能够“随叫随到”,他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年仅1岁的儿子也主要靠父母和妻子照顾。

不过,繁忙的工作并没有打断他学习的节奏。他保持着每天阅读文献的习惯,哪怕回来再晚,也要在睡前查看最新文献。

“打铁还需自身硬。”他对自己医生生涯的规划很清晰:每年学会一种新手术,每年发表一篇SCI论文。“作为外科医生,手术技艺是看家本领,还得多看多学,多动手多总结。”

学医不容易,但智慧的人总能苦中作乐。张斌的乐趣,来自科研与临床。他的博士培养模式为医工交叉培养,一个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通俗来说,就是针对某一医学学科的临床问题,利用工学、信息学等其他非医学学科的技术优势,通过各个学科的相互合作解决问题。

科研工作不仅枯燥乏味,还要经受多重打击。“经常失败,偶尔成功。”张斌笑着说,不多踩几个坑,怎么能找到成

功的路。

他研究过电化学传感器中的应用,比如核酸检测,他尝试把特殊的检测试剂通过定制转接头连接至手机,然后在手机上查看检测结果,这样一来,无需使用大型检测仪器,方便快捷。然而,现实总是比想象的艰难,多次失败,多次重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最终实验成功了。

“做实验就像讲故事,讲着讲着发现讲不通了,就得反复摸索,尝试把每个小故事讲通,把每个小课题做好,最后整个故事讲完了,实验也做成功了,这个时候的成就感特别强。”张斌和记者分享了之前做胆囊癌microRNA相关研究的心得与收获。针对肿瘤易转移复发的难题,他和团队费尽心思找到了其中一个关键因子及可能相关的机制,课题完成后他高兴了好几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张斌觉得这句话非常适合医生这个职业。他在学医之路上受到过许多前辈的感召,尤其是彭淑渊教授。一说起“师公”,张斌的眼里一下子有了光,刚才还略显严肃的气氛也变了画风。他笑称自己是“彭家军二代”,因为他的导师蔡秀军是彭淑渊教授的学生。

“彭教授今年90岁了,还自己开车来医院坐门诊,参与重大手术。”看到记者难以置信的表情,张斌继续“爆料”,“他很潮,智能手机玩得很溜,讲课都是自己做的PPT。”言语间,洋溢着他对这位外科领域泰斗级人物的崇敬之情。

在张斌心目中,一位优秀的医生就要像他的这些前辈一样,有很强的责任心、专业能力和沟通能力,还要保持充沛的体力,这也是他正在努力的方向。

“做第一台手术,压力大吗?”记者问。张斌想了想说:“比想象中淡定。”消毒,铺巾,切开皮肤,置入穿刺套管,放入腹腔镜镜头和器械,寻找结肠,切除阑尾……一周前,张斌在主治医师的指导下开展了第一台自己主刀的急诊手术,为一位64岁老人切除阑尾。术中,他镇定自若,按部就班地操作,因为手术并不难,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反倒是术后,他的心态有了细微的变化,时不时惦记起老人的术后情况,查房也变得勤快了。

第二天进病房时,前一天还一脸痛苦的老人展露出笑容,对他说“谢谢大夫”,那一刻,张斌感受到了无可比拟的成就感,“这是来自我第一位手术病人的信任,也让我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与动力。”

治病救人医生的天职,但也时常有无力感和挫败感。目前医疗水平无法实现百分百治愈所有肿瘤,张斌在临床上见到过许多恶性肿瘤术后复发转移的病人,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7月的一天,一位痛苦的肝癌晚期患者来到门诊,他曾辗转全国求医,被多家医院判了“死刑”,没有医生敢为他做手术。看到患者那一双充满求生渴望的眼睛,张斌久久难以释怀。

他苦于自己还不够强大,没有能力救治危重病人,庆幸的是,他所在的蔡秀军教授团队给了患者重生的希望。经过全力救治,一场高难度手术有惊无险地完成,极大减轻了患者痛苦,提高了生存期及生活质量,患者家属喜极而泣,连连道谢。

“救死扶伤,不再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词语,而是真切地发生在我眼前。”张斌说,他更加明白了医者的职责与使命。

第一个医师节,他和往常一样在病房中度过。“从医学生到医生的身份转变提醒着我,离开了象牙塔,就不能再抱着有人帮自己兜底的侥幸心理。”张斌说,角色的转变,让他对医患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肩上的职责加重了,开每一个医嘱都要深思熟虑,做每一个手术都要慎之又慎。

## 丽水市中心医院放疗科医生王子婕: “踏实做好眼前事”

本报记者 俞碧真 通讯员 边乐超

“最近有什么症状?之前到哪家医院看过病,情况怎么样……”8月17日,炎热的阳光把空气晒得滚烫,走进丽水市中心医院放疗科的病房,清秀高挑的王子婕正跟着带教老师站在病床前,细心询问着病人的情况,低头一一记录下病人说的每句话。

看到王子婕的人职登记表时,记者就感觉她一定是个可爱的女孩。因为在个人特长栏的方一栏,王子婕勾起了“其他”,在后面的补充栏里写上了“东北话”,娟秀的字迹里透着一股子认真。

“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想来江浙一带发展,父母也希望我能出省看看外面的世界。”出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的王子婕,在过去26年的求学路上始终没离开过北方,但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毕业后,她毅然奔赴2600多公里来到丽水,定下了未来的人生轨迹。对王子婕来说,医生一直是一个神圣的工作,“可能是因为父母都在医院工作,所以我从小就对医生这个职业很崇拜,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说到做医生的初衷,王子婕脱口而出,眼里似乎闪着星星。

早交班,同带教老师一起看病人的肿瘤影像、讨论靶区、查房下医嘱,从早上8时开始,王子婕马不停蹄地忙碌到11时30分,时不时提笔在笔记本上记录下工作的内容,方便在下班以后及时消化。“刚入职放疗科,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王子婕一边整理刚刚记录的病人情况一边说,做医生是一个格外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她一直乐在其中,“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要学习消化,但我觉得我学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可能延续一个病人的生命,所以一点都不会觉得枯燥,反而很有动力。”

从本科的临床医学到硕士确定肿瘤学方向,王子婕的初心从未改变。而实习中遇到的一场“意外”,更增添了她的治病救人的动力。

“老师,这个病人状态看起来很差,能不能先帮他看一下!”彼时的王子婕还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轮岗实习,在和带教老师出门门诊时,一名坐在轮椅上,面色发白、嘴唇发紫的癌

症患者,让王子婕觉察到了异常。“我的老师当时怀疑是肿瘤引发的心包积液,当场判断需要带他到急诊去做穿刺。”得到了老师的回复后,王子婕立马示意手足无措的家属推着病人前往急诊,而她则冲到窗口抓紧时间帮助办理各项手续进行抢救,直到病人顺利排出心包积液、面色有所缓和后,她才松了一口气。

王子婕打开手机,找到了那名病人给她送来的感谢信,“医生王子婕忙上忙下亲力亲为,用无私的爱和高尚的医德为病人解除了痛苦,诠释了当代医生的医道本色……”看着屏幕上那封红红的感谢信,王子婕白净的脸上浮现出欣慰的微笑。“当时要是耽搁了,这个病人可能就不在了。”放下手机,王子婕双手轻轻摩挲着面前的水杯,仿佛又看到了当时紧急救人的场景,显得有些紧张。

一谈到病人,原本还有些放不开心的王子婕打开了话匣子:“他真的很幸运,不只是我遇到的那次,后面我实习的医院正好在做一项临床研究,可以免费给他提供靶向药帮助治疗,既能帮他节省一大笔费用,又能有效抑制他的病情发展。”直到现在,王子婕还会时不时在微信上关心这名病人的情况。

记者与王子婕碰面的时候,恰好是她入职的第十天。初次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王子婕难免有些担心:“最开始主要是怕大家说方言我会听不懂,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大家和病人对话都说普通话,偶尔听不懂病人的回答大家也会帮忙,心里这块石头就放下了。”同期进来的医生护士都是同龄人,轻松的工作氛围也让王子婕更快地适应起来。

到了下班时间,王子婕迟迟没有起身,端正地坐在办公桌前梳理着病人病历和治疗情况。选择放疗科是王子婕深思熟虑后所做的决定,在这里很少见到急诊科里的惊心动魄和手术台上生命的离去,但却会在病人身上感受到生命的缓慢消逝。“我选择这里,是希望尽我所能延长肿瘤病人的生命,缓解他们的痛苦,相信所有的医生都有这个

初心吧。”

“最近的目标就是把手头的论文尽快写完、顺利发表,两年之后可以评上主治医师。”提及职业规划的时候,王子婕顿了一下,皱起眉头认真思索了一会儿才说道:“我其实没有想过很远以后的事情,只希望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事。”

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王子婕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精神放空的时候她会自己涂涂画画。她向记者展示了一幅画作,纯白的画布上,肺部一分为二,左边爬满了黑暗的香烟和骷髅,右边则是生命力旺盛的鲜花正在绽放,画面之上,医护正用双手把病人从死神手里夺回。这是王子婕笔下的图景,充满了张力和想象力,也融合着她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

这个朝气蓬勃的女孩对在这座城市的生活有了自己的想法。“大家都说丽水的风景养人,我准备等父母退休了把他们也接过来,给他们换一个更舒适的养老环境。”落日的余晖照在这个一米七出头的姑娘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更长了些。这名北方姑娘正在浙西南这座小城一点点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

↑ 王子婕

